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十三

大學衍義補

吏曹類　正百官

總論任官之道

周書立政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音奔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憂也鮮哉

臣按常伯常任準人卽三事三宅成周官之別名也牧民之長曰常伯所謂宅乃牧是也其虞廷四岳之任乎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所謂宅乃事是也其虞廷典禮典樂百揆之官乎守法之

有司曰準人掌法之官刑罰當如準之平郎所謂宅乃準也又非廣廷士師之職乎綴衣掌王之服器居則張設者焉虎賁執王之器誠行則防護者焉是常伯常任準人三者國之大臣以共理朝廷之政綴衣虎賁二者王之親臣以供奉服御之用宋儒呂祖謙謂職重者有安國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林之奇亦謂三宅罔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

緇衣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比相親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臣竊以謂遠言近者百一二小謀大者什三四內圖外者什八九人君任人之際誠能親信大臣而敬之審擇邇臣而慎之則股肱得其人而耳目不爲人所蔽矣

定職官之品

舜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臣按帝舜於受終告攝之後首詢四岳次咨十有二牧然後及于百揆九官者豈不以百揆九官所治者事而四岳十二牧所牧者民凡天朝廷之間百官庶務何者而非爲民者乎以見臣之事即君之事君之事即民之事民之事即天之事也我朝內設六部即虞廷之九官外建十三布政司即虞世之十有二牧其所以立制度明紀綱眞可以爲萬世法者也

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治也明

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蔡沈曰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也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

臣按施仁之序親親而後仁民故史臣紀堯之典於治効被格之後即繼之以明德親族之言

蓋以出治之本在此也當時雖未設官觀其敍親睦九族于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之前則其立言之序可見矣自成周以三族之别掌于少宗伯之官後世因之列宗正于九寺之中殊失帝堯睦親之道我

聖祖超然遠見特立宗人府于六部之上其秩一品專以皇親掌之可謂得帝堯親族之深意而足以爲萬世法矣

漢高祖七年初置宗正官以族九族

臣按班固漢書表宗正秦官掌親屬蓋漢因秦

制而設之也以上宗人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者導之教訓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特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胡安國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任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

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難其人而冢宰總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

呂祖謙曰按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

陳傅良曰周之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

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臣按公孤之職夏商以前未有也其名始見于此昔大舜命伯禹總百揆高宗爰立傅說作相則成周之世未聞有是名意者立公孤而以六卿兼之是即揆相之任歟我朝稽古定制革去前代中書省倣六典立六部而公孤之職間以六卿兼之其亦成周此意也嗚呼是職也未易稱也必其人果能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然後

可以當三公之寄。果能貳公弘化。寅亮天地。然後可以當三孤之任。不然寧闕毋備可也。以上公孤

冢大也宰治也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蔡沈曰。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臣按冢宰今吏部尚書之職

司徒徒者衆也主民衆故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馴也兆民

臣按司徒今戶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教化。後世則專理戶口財賦之事焉。嗚呼。唐虞三

代之時其民淳朴猶且設官以掌之俾其敷布教條以馴擾夫億兆之民後世風氣日漓民心不古顧無有大臣以專掌教事所以禁之者僅見于刑官弼教之設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臣按宗伯今禮部尚書之職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蔡沈曰軍政莫急于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臣按司馬今兵部尚書之職夫國之大事在戎宋以樞密院專掌兵政與中書省並謂之兩府今制設兵部以掌兵政所以統軍旅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焉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征伐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彼此相維內外相制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臣按司寇今刑部尚書之職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臣按司空今工部尚書之職但周時所掌者庻

地居民量地制邑之事後世則專理營造工作之事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

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嗚呼此我

聖祖高見遠慮超出百王之上是誠有合于成周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意則是今日之五府六部卿佐與夫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皆前代三省兩府執政之官也雖無宰執之名實理宰執之事但其事一總于朝廷而不顓顓任于一人是以百年以來朝廷無紛更之弊臣宰無專擅之禍上安其政下保其位如一日也說者猶云政權必有所在不有所統必有所歸其中不無

旁落下移之處潛持默運之人苟非其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我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即選文學之臣七人者俾居內閣專掌制詔凡國家大典禮大政令大事幾皆得以預聞謨謀既定然後付所司行之不予之以名而予之以實自是以為故事餘七十年于茲矣夫不予之以名則下無作威作福之具予之以實則上賴詢謀咨訪之益其處置之善防慮之深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也以上六部

舜典帝曰龍朕堲疾也讒說殄絕也行謂傷絕善人之事也震驚朕

師衆也其言不正衆衆聽也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朱熹曰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敷奏復奏事也逆受下奏也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考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臣按納言今通政司之職哉

太祖高皇帝命曾秉正爲通政使諭之曰壅蔽于言者禍亂之萌專恣于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

虞之納言唐之門下省皆其職也官以通政爲名政猶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

嗚呼後世人臣有居此職者服膺

聖祖此訓則非惟其職任之脩舉而於輔成國家

太平之治實亦有賴焉 以上通政司

堯典乃命羲和 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 欽若 順也 昊天曆 紀數之書

象之器欽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耕作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周禮馮相氏馮乘也相視也登臺以視天文掌十有二歲歲星所在十有二次十有二月謂斗柄所建十有二辰謂日月所會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二十有八星之位星卽宿也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保章氏保守也章文也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災祥禍福之遷動者辨其吉凶以星土星所主之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猶界也封域皆有分星如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之類以觀妖祥

臣按唐堯之羲和成周之馮相保章卽今欽天監之職夫陶唐以前法制未立占步之術未詳

天道幽遠非有神聖之德不足以知之故帝堯命官以羲和爲第一義自是以後紀數以書則有一定之曆觀天以器則有一定之制故成周馮相氏保章氏皆世其官以專其業不過春官宗伯一屬吏雖然堯之所以欽順乎天道卽所以敬授乎民時也不徒總命之于朝廷而又分命之于四方然非以爲民而已成周之制則專主于天而不及于民此堯舜所以爲萬世法歟近代制曆觀象之官往往以司天爲名噫巍巍乎惟天爲大在人君者且當敬而順之夫豈一

事一物之職而臣下可司之乎我

聖祖改前代司天臺爲欽天監得帝堯欽若之心

夫謂之天紀者歲日月星辰曆數也曆數之法久則不能無差我

朝之曆承元之舊今用之百年餘矣天道參差不齊久則有變所以釐正之正有在于今日（以上欽天監）

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掌王之食（飯也）飲（酒漿）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以養王及后世子

臣按膳夫即今光祿寺官之職膳夫食官之長

自膳夫以下庖人內饔外饔亨烹同人等官皆以士爲之屬于冢宰秦時爲大官令漢始有光祿勳然乃持戟宿衛之官以之司膳羞始于南北朝唐宋因之今制光祿寺有四署曰大官即周官庖饔之任曰珍羞即周官籩人之職曰良醞周官酒正是也曰掌醢周官醢人是也屈到以薦芰致譏陳平以惡具反間專諸以匕首進食生禍亂是皆由于飲食之微也是亦不可不戒

以上光祿寺

領爵祿之制

周書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臣按封爵之制、自唐虞時已別爲五等、曰公侯伯子男觀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解者謂瑞玉爲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可見矣、

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

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枋同柄）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

夏官司士以德詔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事）以功詔祿（有功者告于王而祿之）以能詔事（有才能者告于王俾以治事）以久奠食（食祿廩也以任事之

久而定之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用以至君十卿祿祿也其柄必出于上非人臣所得專也故周禮天官之太宰內史夏官之司士莫於爵祿惟以詔告于王而已非敢自專其柄者以此為防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專擅後世乃有恃所依司而手握王爵口銜天語者安得不罹凶國害家之禍哉以上爵祿之制

洪範凡厥正人既富祿之也方穀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臣按漢張敞蕭望之言于其君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

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優待君子者如此其厚唐宋之職田蓋其遺意也

漢宣帝詔天下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若食一石則益五斗

光武詔增百官俸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

臣按此二詔皆推洪範旣富方穀之意益官之俸而於吏之小者尤加厚可謂善推古人之意而廣之矣

宋太祖詔曰吏員冗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州縣宜以戶口數爲準差減其員舊俸外增給五千

周書畢命惟公（畢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文武成康）正色率下罔不祗師（師法）言（訓）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

垂衣拱拱手仰成

臣按史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于時聞望已孚于人故功利謀慮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廊廟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惟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于前時而或怠正色斂容儼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群心胥

服吁斯人也此其書所謂壽耇詩所謂老成人歟

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臣按此詩舊序朱熹辨其與詩意不合然以其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故載于篇

蕩之什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謝枋得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于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盤先王所以

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傷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耈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訓康叔也。黎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漢賈誼上文帝疏曰：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遁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謂以長繩係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

臣按賈誼此言蓋爲當時大臣多以罪下獄而發。文帝果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嗚呼誼之此言非特以救當時之弊。蓋人君待臣之禮所當然也。（以上過大臣之禮）

宋司馬光言於其君（英宗）曰。竊見祖宗之時。閒居無事。

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委曲詳悉無所不至謂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于崇文院以備非時宜召

臣按侍從之臣固當朝夕左右者也若惟進見有時第于視朝行禮之時暫爾侍立則又與羣臣無異烏在其爲侍從哉是以晝則更直夜則入宿非但以備不時宣召萬一宫禁有不測之變亦必得人以籌度處置屬筆命辭不然倉卒之間何以應變哉

范純仁言於其君神宗曰本朝設侍從之官自待制諫

議已上學士舍人皆是右來九卿之職朝廷待之恩禮既異是宜朝夕論思今廼忘本徇末擇易舍難只將主判司局便爲已之職事人情既務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其間廼有優游緘默養望待遷無愛君憂國之言之盡忠補過之義

臣按侍從之臣非止一類凡在代言講讀之處與夫給事左右之臣皆是也雖其執事各有主判司局然于供職之外皆當蓄見聞以備顧問進言説以盡規益不可但緘默而已也以上總論侍從之臣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枋(同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簡也)命之

臣按八柄詔于冢宰內史復掌以詔王葢史官公論之所出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柄有所不公史氏直筆以書之吳澂謂內史為翰林之職葢以其命諸侯公卿大夫則策命之猶今學士院之草制詔也然謂之史乃掌文書贊治之名今制併史館于翰林其亦此意歟我

太祖皇帝於吳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為翰林學士於是設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

及待制應奉等官洪武九年詔定百官品級承旨與六部尚書俱正三品學士從三品侍講學士從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旨直學士待制應奉之名設學士一員秩五品侍講讀學士各一員從五品其僚則有侍講侍讀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外此又設修撰編修檢討以為史官皆屬之翰林院焉夫學士代言之官講讀經筵之職五經博士典籍則前代祕書之屬侍書待詔則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謂史官者則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則併屬于翰

林則是今代翰林一司實兼前代諸職其職任
尤非他司比也永樂初
太宗皇帝又揀七人者入內閣專知制誥備顧問
參預機務然其秩猶止五品也至
仁宗皇帝又於本官上加以卿佐師保其任用尤
爲重焉歷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淵閣大學士
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大學士云
唐書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
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
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自太宗時名

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遂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勑後又改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天子私人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臣按此設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設三代以前無有也然湯誥微子之命之類其體制言辭類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當時無代言之臣哉但其名制不見于經典無可考耳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雖無代言之名其端已見于此矣至唐以後始設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嚴之地為天子親信之臣也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勑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赦降德音

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
請對或奏對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
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
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
朕意勉再赴職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
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 以上言翰林學士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
學士班次翰林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讀及侍讀學士之始

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于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于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

宋真宗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講及侍講學士之始

唐玄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内侍讀

宋太宗命李文仲爲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

真宗視朝之暇即令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

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唐制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見於此然考之史書又有所謂北門修撰集賢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史官也

宋置會要所以修纂國史置修國史修撰官編修官檢討官

臣按編修檢討專以修史始見于此前此固有所謂編修官者蓋專以修經武要略為職屬之樞密院然編修檢討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

朝止稱編脩檢討云 臣嘗因是而通論古今之
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
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
萬世之事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
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
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
周有左右史漢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
作郎之屬皆史官也我　朝開國之初猶設起
居注其後革之而惟以脩撰編脩檢討掌國史
焉遇有纂脩則以大臣爲之監脩學士爲之總

栽其法制所謂簡而要矣以上史官

漢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illegible]

臣按此五經博士之始夫五經之在漢有專門之學故當時各設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訓詁名義而已於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張事體之有疑義議論之際博士皆得與焉輒問以經義何嘗漢之政尚經術猶爲近古也如此後世雖設此官姑備其名焉爾誠能復漢之故事遇國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學經術之士皆得以議論其間考古引經以爲可否之决其於 明

廷議政未必無所補。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于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合同異

唐制祕書省、掌經籍圖書之事、祕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讐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祕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

之事官有監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祕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于長貳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譔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修譔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謝絳曰太宗肇造三館立祕閣真宗景德中圖書浸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數臨幸親加勞問遍窺廣內有不特之仍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

歐陽修曰館閣之職號為儲材之地兩府闕人則取于兩制兩制闕人則取于館閣館閣者儲輔相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采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優游養育以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祖宗用人凡有文章有材有行或精一藝長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長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為賢輔相其餘不為輔相而為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

臣按前代藏書之所非止一處而掌書之官非一

止一職令代圖籍皆藏內閣所設之官止一典籍焉蓋本朝翰林之官雖有異名實無異職其所儲書非獨以存前代之舊蓋將以資儒臣之考閱講究以開發其聰明以為異時大用之具也仰惟

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才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

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 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給冬夏

衣時賜白金鞍馬

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新進士中材質英敏者得脩撰曾棨編脩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入周忱爲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曰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得于已庶國家皆得爾用命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飲饌分鈔以市膏燭賜第以爲居止

列聖相承按爲故事每遇開科間於進士中選其

俊異者如甲申制讀書中秘以儲養之前後得人比諸他進士爲多 臣 請著爲定制一次開科一次選用簡擇之餘乃分諸司觀政待新進士詣太學行釋菜禮畢即勑禮部論俾各錄平日所作文字投獻（所作如詩賦序記銘頌書論擬古詩史之類）封送翰林考訂其中有辭采文理其學可進者別出題試之其所試之文與所投之卷相稱即取以預選不問年之長幼質之強弱苟有器識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辭鈎棘而意詭異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後隨其材器而任

使之每科不必多選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不必多留所留不過三五輩以上館閣

唐武德二年改内史舍人爲中書舍人

臣按此中書舍人設官之始

以上簡侍從之臣臣按翰林之職以備顧問參議論侍講讀謂之侍從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係之侍從者蓋以命制皆屬于翰林故也中書舍人之職雖有專科然所書者學士所草之制況今内閣亦有舍人別書詔勅云

重臺諫之任

周禮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春官）

臣按御史之名始見于此然其所職者乃邦國都鄙之治令以贊冢宰者也漢因秦制而設此官則專以司糾察之任

通典（唐杜佑作）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令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爲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此御史稱臺之始）後漢以來

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爲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故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臣按御史臺即今都察院是也前代有中書省而御史臺之職專掌糾察不得與之並列我朝罷中書省而以政權分屬六部而都察院之設品級與六部同其權視前代尤重云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

院監察御史隷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

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職中丞即今左右副僉都御史之職唐有三院今併其二於察院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聞不繫職司皆得以糾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臣按今六部官屬皆書其部如吏部屬則曰吏部文選清吏司兵部屬則曰兵部武選清吏司之類是也惟都察院則書其道而不繫於都察院焉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羣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

臣按後世臺諫風聞言事始此此前此未有也宋人因按以爲故事而說者遂以此爲委任臺諫之專嗟乎此豈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訐人陰私不究其實而輙加以惡聲豈可

祖宗著爲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須
要明著年月指陳實跡不許虛文泛言摸求細
事

睿宗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
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懲姦慝
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肅宗在靈武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
坐笑語喧縱監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
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時夏州節度使李佑拜大金吾違詔進馬侍御

史溫造劾之佑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

臣按御史之設所以為朝廷非為其人也既授之以是職必假之以是權彼持其權以舉厥職則人知所嚴憚而不敢為惡其為朝廷之益大矣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以上臺諫

周禮保氏掌諫王惡 地官

臣按官以保為名而職以諫惡為事蓋欲其陳王之過失以保佑王之躬輔之翼之以歸諸道

也自周人有是官漢人因之以設諫諍之員

秦始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光武又以爲諫議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閤宋置諫院

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爲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

臣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司諫正言皆前代之諫官也我　朝革去前代中書省并其所謂諫官者不復置焉惟設六科給事中以掌封駁之政而兼以言責付之

秦始制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爲四員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

臣按給事中自秦以來爲加官至宋元豐中始有定職其職專以封駁而已我　朝始分爲六科科設都給事中左右給事中給事中隨其科事繁簡而設員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抵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聯署以聞蓋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

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大輒奏

臣按宋王安石言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相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諍之也前代宰相行事諫官無由得知今則六部之事無一不經于六科則雖不必隨大臣入閣議事當其章疏初入之時制物始出之際則固可以先事而諫矣

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

悟上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蘇軾言於其君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非用臺諫固未

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貓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爲國者平居必有亾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以上省諫

八編類纂卷之十四

稗編

六曹類

吏曹

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二省宰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柄惟重中書凡有除吏珪不與聞葢僕射爲相命令進擬皆所由出安有省覆之舉二省進對同得預聞既已奉行又復有審駁之理此事權所以盡歸於右僕射之手蔡確偏重右相之弊一也自吕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執

政皆協力又韓縝以猶子避親改授之命而三省同取旨三省宜同心矣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子厚懼權之去己乃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易故終哲宗之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中書取旨者則以爲無條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下而已蔡京姧臣尤而效之子厚偏重左相之弊二也又有甚者京相既久姦謀日長請改左僕射爲太宰右僕射爲少宰自以太師兼總三省號爲公相宰執大臣皆居下是則蔡京偏重公相之意其變已三流害尤甚歟〔林駉論〕三省

魏相請去副封以防壅蔽而光夫人顯及禹山雲等言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則其時中書尚書似已分而爲二蓋尚書在漢時乃御前管文書之所故漢人上書言昧死上言尚書如丞相大將軍已下連名奏太后廢昌邑王亦是尚書令讀奏武帝雖令宦者典其事然其末年以霍光出入禁闥謹慎可屬大事輔少主則以光領之光薨而山繼領其事蓋既以大臣之秉政者領之則其事始在外庭矣然則所謂上書者爲二封意正本則徹中書而人主閱之副封則徹尚書而大將軍閱之

侯書亦自
原人臣
為此

自此始判而爲二。而有內外之分。霍氏既敗。張安世復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史言安世職典樞機。謹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蓋霍光領尚書之時。丞相乃蔡義楊敞也。張安世領尚書時。丞相乃魏相丙吉也。是時尚書雖在外庭。以腹心重臣領之。然於宰相並無干預。此安世所以密議大政。及出詔令而佯爲不知。遣使問之丞相府。則丞相府乃宣行尚書所議之政令耳。而尚書非丞相之司存也。漢丞相府有東曹西曹爲處掾屬議政令之地於尚書並無干預至魏明帝常卒至尚書門。陳矯爲尚

書令、跪問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然則魏時尚書猶去禁中不遠。。。。。。馬端臨論三省

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內中處分、則令內樞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楊復恭西門季玄之徒、遂至于視事行文書矣、昭宗天復元年、既誅劉季述、乃敕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太中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葢當時所謂樞密

使者專橫如此、朱梁懲唐弊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用而不知樞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復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至後唐而復樞密院郭崇韜安重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大臣則是宰相之外復有宰相、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矣。宋興始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然後樞密院之設始專有職掌、不爲贅疣、然祖宗時樞密院官、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秘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內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宣敕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內朝者

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得以預文史之事也。至慶曆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釐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書，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密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身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爲

定例然熙寧初以司馬溫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新法不見聽力辭上使人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辭其時文潞公亦在樞府雖持正論終不能抑新法之行至哲宗初即位蔡確爲相溫公爲門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溫公欲復差役法而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同議取旨惇果駁溫公所言然則密院雖可以參謀三省之事而又在所以委任之者如何溫公潞公當熙寧之時與國論不合則欲其專任本兵不預他事蔡確當元祐之初欲引章惇以自助則欲其共立異議陰排正人至紹聖以後則

兩府皆憸人附會紹述更無異議亦不復以文馬之儔參錯其間矣

馬端臨論樞密院

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史職官志及會要畧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官以處宦者其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及其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及五代以來至於宋朝則皆以大臣爲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勳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隷則愈覺贅宂故遂廢罷云

馬端臨論樞密宣徽院

呂伋掌兵、若無關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敞至不敢言。而大將軍光以廢立之權自任。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無所不統。如周人之制哉。厥後以北衙抗南衙之權、以西府敵東府之勢、太宗朝、獲繼遷母之議、非細事也、而宰相呂端告樞使寇公曰、邊鄙常事端不敢與、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於是覆奏、奏視招徠繼遷、果動九重撫髀之歎、眞宗朝、契丹寇邊之

舉非細故也而眞宗謂宰相寇準曰中書總文武大政密院雖專兵須本中書於是建議親征尺箠皆必果三十餘年無北顧之憂當是時也二府雖有同議之公未有兼任之職迨慶曆閒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密院事因張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章得象皆兼樞密使未幾邊事既寧而兼職遂罷於慶曆之五年建紹閒國步多艱乃以宰相范宗尹兼樞密於建炎之時復以張浚趙鼎兼樞使於紹興之日未幾和議既成而兼職復罷於紹興之二十六年然亦觀慶曆紹興兼樞之效乎方夷簡判樞院

之職命范公仲淹出撫陝西相約平賊而趙元昊送款哀鳴終身膽破而西邊晏然矣張魏公都督兵馬之事命張韓劉岳分屯江淮大敗劉豫僅以身免而北虜始懼矣此見兵民相通之驗歟不然雍熙議征幽州獨與密院詳議中書不得預聞卒不能成幽薊之功康定戎酋歸附諫官方爾論列而中書初不預知不免有區處之失其弊亦可見矣甚至熙寧初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院約束郭逵修堡詔密院詰之而中書褒詔勝逵道之言其深知事情歟其有感祖宗舊制歟　論宰相兼樞密使　林駉

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猶眷鼂錯而內史得侵宰相中尉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於丞相禮享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勲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林駉論漢九卿

右翰苑經筵在近代爲至清要顯美之官而杜岐公通典叙職官獨闕焉蓋學士講讀之官皆始於唐開元之時講讀隷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條下附載而翰林學士唐史志以爲獨無所隷然自開元建

學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内相乃畧不敘述則為闕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官雖歷代沿革不同而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無之者則敘其所掌之事以通于前代如通事舍人唐所制也而其事則秦漢以來謁者之任也集賢殿書院唐置也而其事則漢魏以來秘書省之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馬端臨論翰苑

熙寧二年王安石言舉御史法太密故難於得人帝曰豈執政者惡言官得人邪於是中書悉具舊法以

詞爲秉鉞
屠殺之戒

奏安石曰舊法凡執政所薦即不得爲御史執政取其平日所畏者薦之則其人不得復言事矣蓋法之弊如此帝乃令悉除舊法一委中丞舉之而稍畧其資格（宋志臺諫）

行臺省之名苟非創造之初土宇未一以此任帷幄腹心之臣則必衰微之後法制已廢以此處分裂割據之輩至若承平之時則不宜有此名也建炎時張魏公以樞密使宣撫川陝趙忠簡謂之曰元樞新立大功出當與陝半天下之責自兵事外悉當奏禀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謫詞言假便宜

此漢篤論守令識之

行事之制、忘人臣無將之嫌、肖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鑄印、然則承制之事、易以惹譏、忠簡之言。固篤論也。馬端臨論行省

漢武帝欲以甯成爲郡守公孫弘言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又帝拜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帝以壽王故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乃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守尉皆二千石、壽王兼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前時。壽王謝罪、又翟義爲

南陽郡尉行太守事行縣雜錄以事按殺令下之獄成震南陽則知漢時郡尉蓋不特典兵有時亦行太守之事也魏晉以後無郡尉之官然晉郡守皆加將軍之號唐郡守曰使持節諸軍事宋朝則太郡皆兼兵馬總管兵馬鈐轄而小壘亦曰軍州事或帶節制軍馬則秦漢所謂郡尉之職歷代以太守兼任之亦以一郡掌兵權之官不可下於太守故不別置官而守就治其事猶宰相之兼元樞是也通典敘郡尉而以置之爾佐之末非是故今以次郡守也馬端臨論郡丞

項

國家起自北土經理中原中原豪傑擅動甲兵保有鄉里因而降附使據其境土如古諸侯大開幕府辟置官屬錢糧獄訟一皆專制於已而不復有關乎上

始前太重　始後太輕

巳而山東擄子地富兵强跳踉負固卒貽征誅殄滅而後天下郡縣一命之官悉歸於吏部錢糧獄訟類皆關白奏讞而不敢少自專焉由是郡縣守令之職始輕而不得自重矣必也辟官涖政理財治事[illegible]者之權一歸于郡縣則守令必稱其職國可富民可[illegible]兵農各得其業矣 吳萊 書歐陽子急就章後

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實爲要區河

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悖叛、河朔陝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于廣南川峽則例以為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之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而其人亦以廣南川峽之官為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倉不可得而富也、然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為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

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僦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敝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豎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肖也故莫若使

漕刑自舉其人而任之。它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任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受贓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中矣 蘇洵 重遠

右編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赦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請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

者空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唐杜佑論選舉遷狀疏

臣聞設官分職量才署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故書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有苗者是也則明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矣古之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譽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用得其才則治非其才則亂治亂所繫焉不可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此

道多未甚試效即頓至遷擢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趨而今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贓污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者典吏困于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弊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若遂退若欲求

唐德宗建中初河朔兵興民困賦無所出戶部侍郎判度支杜佑以為救[illegible]其若省[illegible]有用則[illegible]官乃上

人安化洽復不可得也。若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

韋嗣立諭官多濫疏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並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虛設自漢至唐因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者誠救弊之切也晉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

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廄使者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

備達政体之言

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托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背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囚無范雎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州縣額內

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爲人衆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晉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閒授已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杜佑論省官議

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勑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冤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

賢為誡
今為公典

非存舉無
由知

別敕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賢、欲厲徐

從此已後、遂為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翹望舊里

永無還期[陸贄進量移官狀]

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

任、苟月日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

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陛下誠能博選

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

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

勇畧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

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

公所云儒學文章皆[illegible]經世

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弃而更求能者有辠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　司馬光論任官信賞必罰三事

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術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于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　論館閣取士　歐陽修

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乏材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昔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詳

精而反失士名言

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閑凡累月南臺唯一御史故陛贊以爲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常謀事則已多睽異至於論議則尤難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

呂公著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疏

古之爲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若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

免凍餒，是以雖廉潔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豈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呂公著)

伏覩三月十八日聖旨，職事官許帶職，內尚書，候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事、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臣踰月于茲，反復思之，不得其義(朱光庭論職事官帶職)

文武不分，則官不冗，官吏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晉

曾特重任子于弟多學自重今任子得爲與郡謀矣

以來始分矣胥之官今之吏也胥之能爲武者今不能爲文者也郎中執戟侍中奉乘輿虎賁郎將郎中令校尉胥以待天下之賢才者今武士宦官專之以九卿三公所辟舉掾授曹掾皆忠廉修潔之士行義高於郡國有不歲時而起爲公輔者今吏胥轉之矣

葉適官法中

論設官疏

夫天下患公卿大夫之子弟不學無能而多取天子之爵祿然而不可盡去者義不可去也義不可盡去而任子之官多而不能容故常設法以抑之曰寬其補授而嚴其出仕任其子若孫而雖貴大臣不得任

此官可置

其兄弟之子孫 葉適官法 下論任子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已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何武論建三公官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史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

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愼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爲國家計者、宜於此時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數、臣今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

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虛位以待。乞賜定學士待制員數〔歐陽修〕

竊見祖宗之時，閑居無事，常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于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者，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捨，皆得其宜。司馬光乞詔侍從直宿以備顧問奏

臣竊見朝廷每有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

機秘要務之言

臣商量。唯欲秘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臣。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爲漏洩

余靖乞侍從預聞邊事疏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

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荀攄請置史官奏）

右長壽二年宰臣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為時政記。厥後因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向後每日聽聖言如有慮及生靈事關禮樂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獻替謀猷、有益風教、並請依國朝故事知印宰相撰錄連署封印至歲末、送史館、（李德裕論時政記等狀）

右起居注比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追

未送納者。伏以每度延英奏事後。所外傳說二三事猶
兩事虛謬。豈有起居注皆三二年後採於傳聞。耳目
已隔。固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至每季初即送納向
前一季文字。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
訖。亦申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注收轉便逐以注記遲速
爲殿最。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
都見宰相等臨事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並
一一向說。所冀書事信實。免有傳疑。李德裕論起居注
右臣等伏見近日實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
宰臣及公卿言事皆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

中之語向外何由得知或得於傳聞多出邪妄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實錄中如有此類並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允愜必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獻表者必有答詔居要官啟事者自合著明並當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案堂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無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向後所載羣臣奏議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並請不載如此則書必可法人皆

守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矣。李德裕論修史體例

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陞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于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

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于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無異。修撰官秖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欲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于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脩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

典法遂成廢墮矣臣竊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
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
以修撰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它事又可知焉臣
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
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秪據諸司
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
某功如狄青等破儂賀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
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並州龎籍緣
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
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

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于其它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僚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在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

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
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
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
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
臣之職事不敢不言歐陽修論修日曆

臣伏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
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冊也自紹
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曆
時政記及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專據此書追
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修私

史。考之往古並無此例、唯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增損筆削、專美其文其後宣宗即位追念憲考、不能平也。故大中三年九月制曰、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它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于是德裕鄭亞皆從貶竄蓋以國史實錄。皆欲顯揚宗廟之美。非人臣之所得私也。原確乞別行刪修紹聖神宗實錄

永徽以後高宗不躬萬機、重臣許李、縮擢持政奸謀邪計杜塞不聞、畏避羣臣自是起居猶奪、故事止於對仗承旨。仗下議論。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宗[illegible]錄

始建議執政大臣錄付下論議多出於股肱輔弼之臣史官職在記錄而已利害殊絕較然可知若夫時政記使宰相爲之賢者則推美避惡邪臣則飾過隱非事關機要或疑謀洩而功沮言及臣僚或慮隙開而怨售巧事形迹互相依倚銓次不嚴筆削自私此時政記之在當時屢建而屢罷者此也方今史官之選必天下文學修潔之士若止以編制勑類除免叙年月爲奉職則但通曉文字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何必擇人哉且唐天寶以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事雜然方興夫起居之錄

不詳則臣下之記逾廣機失於上則柄任於下自然之理也臣又以為唐制起居供奉仗內而史官必隨其後者意欲記注臣僚與修纂學士者皆得親見事實與聞謨訓然後銓次不相牴牾此最策之得者也臣嘗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臣持橐簪筆入侍左右蓋欲有所紀述而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錄是事得廣載書可責成此兩漢遺史所以為後世楷模也今近臣非職事者自見聖君言動固不敢有所紀而天下計書亦未嘗上羣臣列傳事非章章尤著者則唯取信行狀行狀者

門人故吏之所爲非大公至正之語尤難依據者也

石公瑜請復還史節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惡經藝謬雜眞僞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于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己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冒范升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爲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爲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

與今代巡同

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陳元乞立左傳博士疏

夫禁綱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准格勑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塡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而無

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三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盡行能則皆不假此非敢墮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爲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姦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且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它吏可相百也若其拔劾姦邪糾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李嶠請准十州分置

御史巡按疏

臣竊觀今時備位素飡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爲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于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一舉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爲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是否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

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聞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雖獨詣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

詔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議。而私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元陳祐論諫職表）

自古奸臣皆以貨賂厚結左右、及宮掖之內。是以動靜先知、迎合上意。李林甫二十年專政。明皇不疑。上官昭容權傾天下。唐薛傾頒前代似此。蓋亦多矣。國家傾敗常由此矣、自兩宮御宇、樂聞讜言、然垂簾之日、疑有潛聽、封奏之人、畏其漏洩、是以人人思禍而不敢盡言、今則文武班列、亦有議其得失諫官御史、朝埜譏其循默伏乞聖慈念先帝漏言之誡思周易失臣之文、且有奏章、藏收祕密、垂簾之日、屏去左右、

劉隨上繳進天禧詔書乞防漏洩劄

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令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怨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説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贓老繆之吏所快

歐陽修論臺官言按察使不當

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

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空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

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遊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嶺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

以不愛富 第一

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謫必斂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葢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舉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 歐陽修論臺諫官唐介等宜召還疏

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

惜名節。三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誠亦難。林〔司馬光論劉元〕官制下

凡臣之糾擿姦慝、非有毫髮爲其身謀也、實自陛下使之、衆人或爲臣言、亦非有所欲也、迫於臣之誠心而已。追以至誠而得之、及有所畏避而暴露之、復投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臣乃獲安焉、則臣不惟不容於人、亦且得罪於有司。夫廢一官吏、非足爲朝廷輕重也、然官吏以漏言於臺諫而廢、則衆皆以前車爲戒、而外之是非得失、無復至于臣輩矣。〔彭汝礪〕臺諫言事不當問得之何人

奸人用事之始任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
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覩今日如何祖宗之朝而
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
所謂慎終如始者也 劉安世論罷言事官